

赢

丁迎新

王悦红是带着一肚子气离开北江南的。就算应董事长的挽留,也不可能有太大的施展空间,更谈不上什么业绩。

人事部经理蒋小巧在微信上问,真下定决心不干了?

当然。到哪不是打工?憋屈着干活,我孬差不多。

那什么时候过来办理一下交接手续?

我不已经交过辞职报告了吗?才干半年,没什么好办接的。

你不是制订过旅游整体战略规划和三年工作计划吗?

大姐,有点人性好不好?这你也汇报了?

两人约定,晚上一起吃龙虾,当面细聊。

王悦红虽是个女性,却是个有抱负的人,开过书店保健品店,在前一家公司是运营总监,在她的努力下,硬是炒火了山沟沟里的小景观。要不是离家太远,儿子面临高考,没人照应,老板是不会放她走的。

来北江南面试通过后,王悦红对公司的资源和项目优势等情况进行了梳理,然后才确定到岗上任。全国都在做旅游,能做出名堂的不多,何况是私营企业在乡村里划出一块地盘的硬性打造,没有独特的亮点和策略,很难成功。北江南的旅游板块已经换了几任负责人,还是半死不活,全靠其它产业支撑。

一个熟人推荐一家刚起步的农业公司,王悦红不想急于上班,打算等儿子高考过了再说。经不住对方恳请,就答应先帮帮忙,眼下在做的龙虾连锁营销策划就是。

蒋小巧一到,两人就开吃,全没了淑女的样,聊来聊去全是衣着吃喝。

在北江南的半年,最大的收获就是处了蒋小巧这个朋友。年龄相仿,很多习惯相同,加上办公区间相邻,两人像狗头亲家,时常聊,各自私密也聊。为王悦红的事,蒋小巧在几个老板之间周旋了不少,可结果不尽人意。

王悦红初到岗,几个老板是满意的,干练,认真,亲力亲为,把好久没有领头人的一盘散沙凝聚成团。就拿正好赶上的春节灯会来说,身为老总,过年一天没休,白天晚上都在第一线,而且什么都干。

出现不和谐,是年后的事。一是为增加手下业务人员收入,和酒店公司协商后,经集团批准,旅游业务员拉取的酒店业务给予同等提成。不久,王悦红从省城拉来一个团队活动,其中包含了吃住,临到结算时,分管老板却不给提成。王悦红当面理论,惹恼了老板,被批评素质差。

再就是旅游公司整体及个人绩效方案制定,王悦红主张至少给予半年的培育时间,之后再考虑绩效考核。分管旅游的是刚到任的董事长儿子,急于出成绩,毫不犹豫拒绝,只给一个月培育期。王悦红说,就是女孩子嫁人也得要点时间培养感情和考察人品吧,一个月时间能让方案落地,并立马见效?何况,方案还在制定当中。

一到中高层开会,心直口快的王悦红恨不得把什么问题都摆上桌面,几个老板要么不愿多花钱,要么为了小范围利益争来争去,除了否决还是否决,王悦红的想法和思路根本没办法实施。

王悦红直接找每月回来一次的董事长反映,董事长当面答应得好好的,和几个老板私下沟通,又反了悔。在董事长召集的会议上,王悦红忍不住质问:你们是股东,到底想不想企业做好?捆着手脚,我们怎么做事?一圈人黑了脸,剩下的中高层管理者全没了声音。

蒋小巧透露,公司说要扣除王悦红一个月的工资。王悦红问,理由呢?说你不服从管理,耽误了事。联想到几个老板的盛气凌人态度,王悦红气愤地说,行,那我们就到人社局说理。对公司也有不满的蒋小巧怂恿,打官司最好。

王悦红说干就干,把未签订劳动合同、春节加班和周六上班未足额支付加班工资等等,一家伙提交了劳动仲裁。蒋小巧没想到王悦红真干了,身为人事部经理,在征询了几位老板的意见后,代表公司出面要求调解。王悦红提出支付加班费和足额发放工资等调解的条件,蒋小巧说回去向领导汇报后答复,商定下次再议。

蒋小巧还在等待复议通知,人社局来电问为什么不按时到场,说已经缺席裁决。蒋小巧傻了,拨打王悦红电话,没人接。赶紧动用人脉关系,与人社局协商,进行弥补。更没想到的是,蒋小巧不久又接到了法庭开庭的通知,王悦红把北江南给告上了。

两个好朋友对簿公堂是残忍的事,可两人好像从来不认识,据理力争。王悦红输惨了,蒋小巧提交了两人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、钉钉考勤记录等证据,证明是王悦红要暂缓签订劳动合同,春节和周六并没有加班。王悦红是欲哭无泪,私下聊天的内容成了法庭证据不说,让帮忙注册的钉钉办公软件,竟被其篡改了考勤记录。

王悦红删除了蒋小巧的手机号微信号等所有联系方式。在北江南的中高层会议上,几位老板一致表扬蒋小巧,说干得不错,赢得漂亮。

蒋小巧脸上的笑,有点麻木。



筲松毛

朱小毛

早先,老家朱家埠,一个百十来户的村庄,像一只灰色的老鹰匍匐在原野上,一条明如玻璃的带子——珠溪河从村前飘过。老鹰在啄水呐,这风水好。老辈人说。

村子的四围有港坡、草地、树林、水田、旱地,江南水乡、丘陵地带,该有的物事都有。

树林,也是东一块、西一片,无规则,很随意。

林子里,灌木以外,有一些长不高的沙棘刺等,还有常见的樟树、松树、枞树、枫树、栲树等常绿乔木,这其中以松树为众。

松树,春夏两季长得葱葱郁郁、葱葱茏茏,庄稼人在劳作之余,喜欢在树下躲阴避日头。那松毛针密密麻麻,织成一道翠绿的屏障,阳光几乎洒不下来钻不进来。

秋冬季后,天气晴朗、日干物燥之时,大小树们也大多失去了水分的滋润,显得单薄干涩了。松树本来还是青绿的,仿佛仅一夜之间,霜风凄紧,便把它们的水分偷偷抽干,松毛针渐渐地由绿到黄,此时松树犹如一个个营养缺乏、发育不良的黄毛丫头或乳臭小儿,精神萎靡不振地立在那里。又一夜之间,松毛由黄再到棕色,像是绘画者手中的调色笔,任意涂抹,倒成了一幅色彩鲜明的油画。一枝枝、一树树的松毛针怎么也抵挡不住时令的催促,不由自主地簌簌往下掉,好像一个年老体弱的人患了脱发,或做了一场化疗,任你锥心疼痛,任你不舍依恋,仍阻止不了它下坠的命运。一根根黄发在枝头不声不响地扑向大地宽广的怀抱,瞬间便把大地铺上了厚厚软软的一层,踩在上面绵软蓬松,无声无息……

松毛,定是大自然脱落的丝发,一根一根,一绺一绺,带着眷恋,带着怀想……

彼时,乡村的土锅土灶,每天张开血盆大口,一日三餐不知道要吞多少柴火进去,才可把那厚实的铁片煨热烧红。柴火以植物的杆茎为主,稻草、豆秆、棉枝等,每天与铁锅较量,最终都以灶炕底的木灰告终,呈现在众人面前。倘若有上好的劈成的马柴,那是再好不过了。

感谢默默无闻的柴火,不惜焚烧自己,成全了锅灶,温暖了我们空乏的脾胃,使我们不再茹毛饮血,且让我们顿顿吃得滚烫。然而不可能每一天每一餐烧马柴,只有等到办婚丧嫁娶大事时才会派上用场。通常只是以稻草、豆秆、树枝

等填充,这其中松毛也扮演着秋冬季塞锅填灶的重要角色。

一夜凄风吹,第二天的柴火就不用着急了。当家妇女,有时就盼着这样的天气出现。

一大早,很多小孩都要跟着自家的娘到南山坞去筲松毛了。一人一竹筲,一人一畚箕。

南山坞是村里属地较大的一块树林。松树多,自然松毛针也多。

竹筲是乡村独有的农事生产工具,专门筲柴草,亦可兼顾它用。竹筲是雇请民间匠匠制作的。一根老长的竹棍,足有二米多,细的一端固定着一张五齿筲子,颇像是人弯曲的五指,比猪八戒的钉耙还管用,伸到之处,所向披靡,能把树叶、松毛等较软的东西归于麾下,不得不惊叹民间艺人的神奇高明。看起来如此结构简单之物,却能发挥那么大的作用。

双手紧握竹棍,往前面空地上一伸,尔后贴地往怀里一拽,地上铺着的松毛、树叶等在竹筲的挠挠下,就一层一层、一堆一堆聚在了一块。竹筲俨然是人延长的手臂,我们用双手前后一推一拉掌控着竹筲,它便能把远处四散飞落的松毛拢在一起,犹如捧着人的脱发,一绺绺地聚拢来,放到畚箕里。松毛蓬松,尽可用力压实,这样就能多装一点。筲柴的人们恨不得把地上的松毛针,倾尽所有全部装进去,有时一担下来赶上几里路,压得人肩膀贴实地疼,只盼着早点回家,好歇息下来,痛痛快快地吸上几口气。

家里的冷锅冷灶正等着松毛针填灶呢!

干松毛一点就着,易燃易爆,不耐烧,转瞬即逝。因而有勤力的人家,锅灶前堆起的松毛都跟小山似的,一日下去,复又见底了。每到秋冬季,清早,十多岁的娃儿必须筲上一畚箕松毛成了一天必做的家庭生活作业。

那时候的礼拜天,早上、下午各一担松毛,是大人下达给小孩雷打不动的指标。早上挑一担畚箕松毛,正好赶回来吃稀粥。中午吃了午饭,孩子们呼朋引伴到树林里去筲松毛,没有大人的监工,可自由多了。男孩子掏鸟蛋煨红薯,女娃子跳房踢毽子,玩得忘乎所以,直到远处的炊烟袅娜,才一扭一摆地挑着松毛去交差。

松毛针,是冬季脱落的丝发,第二年春上,它们又会长出一根根碧绿的青丝,返老还童,年复一年。